

深夜书房

温暖的灯光照亮城市长夜

如果说文字给了生活温暖的理由,那么一个舒适、安静的阅读场所,就是一个个“心灵驿站”。过去,这个驿站在上海的各大图书馆,在洒满阳光的街角书店。但如今,时空无限延长,在夜深人静的上海,深夜书房的灯火一盏盏点亮,张开臂弯,用浓浓的书卷香填满城市长夜。

夜上海,谁会轻叩深夜书房的大门?为何会选择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驻足?本报记者追随城市变化的脚步,探寻其中的温馨故事。

深夜图书馆创新运作模式

政企合作为“夜路”点“心灯”

■本报记者 徐晶卉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图书馆是个朝九晚五的场景,开设深夜图书馆,是件不可想象的事。

但如今在上海,就有不少图书馆走上了“夜路”,这其中的一些图书馆是设在社区、商圈的无人借书柜,也有图书馆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,探索出“24小时15分钟文化圈”的新模式。

无人科技改造传统图书馆

凌晨1点,在创智天地某500强企业工作的白领徐晓辉结束加班后,并没有径直离开公司,而是在大堂稍作停留。他手机在无人借书柜的屏幕上扫了扫二维码,一个空书柜应声打开。他将一本书还了回去,紧接着又扫了一次二维码,这一次则是取出了一本书,“这是我昨天晚上线上借的,中午就提示已经送到借书柜了。”

一来一去,不过两分钟时间,但徐晓辉已经完成了还书和借书的工作。他觉得很方便,“我来上海不到三年,平均每年换一次工作,租的房子不固定,工作也忙,到图书馆借书的方式不适合我,但24小时借书柜就很方便。”

无人科技是项新技术,除了灌溉商业,它与图书馆的结合也正在改变生活。“这些智能书柜的出现,能够让阅读服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。”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馆长潘立敏告诉记者,长期以来,杨浦区北部区域文化资源及设施比较缺乏,而南部区域的文化资源和设施相对较多,但布局不够合理,这种24小时借书柜的出现,能充分解决文化设施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,也能让脚步匆匆的白领同样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记者采访发现,无人借书柜去年9

月在杨浦区率先现身之后,已经迅速在上海各个区“扎根”,如今在静安大悦城等商圈都能见到。在运作上,无人借书柜主要采用“区图书馆+技术企业+信用机构”的政企合作模式。政府贡献图书资源,开放一定的数据库,企业则提供技术支撑和信用数据,运用科技的力量推进城市的文化与信用建设。

找到共赢点 图书馆也是个“香饽饽”

再过几天,江川街道城市书房的第三家门店沧源店就将开门迎客。有了城市书房碧江店、凤凰店持续高人气的底气,这一次,江川图书馆副馆长金蝉的心很定,“实践证明,24小时无人值守的图书馆有持续发展的可能。”

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来自无人值守的便利。在这里,门禁是刷卡进出的;一叠10本书放到自助借书柜上,可实现无缝借阅;室内六个探头直连派出所,保证了读者的安全……这些日常工作交给了机器,人们就可以24小时随时推开图书馆的大门。

近些年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增长,公共文化如何在纷繁、复杂、多元的现代生活中跟上时代发展脉搏,新技术支撑能带来运营的新思维。金蝉告诉记者,城市书房是沪上首家以政企合作模式运行的无盈利公益图书馆,“图书由区和街道图书馆提供,技术选择购买第三方服务,场地则由街道、社区、企业拿出场地。”

小小的思维转换,激发了市场的大热情。记者在采访中,发现,商铺、房产开发商、小区物业都相当愿意提供场地,甚至无偿赠送精品装修“筑巢引凤”,从他们的角度出发,这是打造文化商圈、提高社区品质的直接表现,政企合作带来的是共赢。

民营书店探索“夜间商机”

深夜书店如何优雅地生存

■本报记者 徐晶卉

对于自力更生的民营书店来说,开一家深夜书屋是需要勇气的。

今年1月6日,大隐书局在创智天地开出了多年探索后的首家深夜书店。深夜里探访,它就像是一个静谧的美人,充满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的情怀。但情怀归情怀,经营归经营,如何拥抱情怀而不失理性?带着这个问题,我们再次来到了大隐书局。

情怀可坚守,现实需摸索

大隐书局终于开出了第一家深夜书店,但去过的消费者都知道,深夜书店只开放了局部区域——位于一楼的小部分空间会在晚上10点之后照常营业,但楼梯以下最深处的书店“腹地”,依然会随着商场的关闭一同熄灯。

为何只是局部开放?大隐书局总经理何旋的回答很直接——成本。“深夜书店,成本是要翻倍的,我们必须计算得失,量力而为。”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,正常开门的书店,员工做一休一,也就是说,一个岗位需要配备两个人,但在深夜书店,一个岗位就需要三个人,每个人的综合成本是1万元/月,如果1300平方米的面积全部开放“深夜时间”,每个月的成本起码需要多支出10多万元,对于利润微薄的书店来说,是“不可承受之重”。

如今,在一楼的空间里,每个夜晚有两名员工驻守,负责整理书柜,为夜读者提供些咖啡饮品和饼干小食,也在悄悄试探着深夜的商机。

何旋告诉记者,过去一个多月,深夜

10点至凌晨2点,平均每天会迎来约100位“夜访者”,到了周末,客流量会更大一些。这个数字已经出乎了他的预期,“深夜阅读并非刚性需求,达到这个数量级,与附近十余所知名高校和百余家科研院所息息相关,也给了我们继续尝试的信心。”

小心地试探,大胆地畅想

一年半前,大隐书局在淮海路武康大楼开出了上海第一家店。正式营业那天,大隐书局创始人刘军曾写过一篇文章——《为守望者暖茶,为夜行人燃灯》,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大隐书局的宗旨。虽然目前大隐书局的深夜书房只开放了部分空间,只营业到凌晨两点,但这显然只是一个开始。刘军坦言,书店正在压力测试,在书品选择、营业时间、开放空间之中,寻找最契合读者需要的状态。

需求决定供给关系,从买书这种刚性需求来看,书店或许达不到24小时经营的能力,何旋琢磨着,未来是否能引入更多的“深夜文化包”,比如做一些“深夜夜话”的文化类访谈,或是与一些深夜FM做互动节目等,根据读者的需求做空间的延伸和时间的延长。

前不久,申城另一家“深夜书房”刚刚谢幕,在外人看来,有些可惜;但在何旋看来,却对这份事业多了一份敬重:“这不是一种结束,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,说明书店从1.0时代迈向2.0时代的途中,大家都在前赴后继地尝试。我相信,我们最后会找到一种方式,为夜行人点燃漫漫长夜里的一盏阅读之光。”

子夜拼图:深夜书房里的那些访客

■本报记者 徐晶卉

“董大姐,今天是我考前最后一天来看书啦,周末就要去考试了,祝我好运哦!”

这是深夜10点,闵行区江川碧江生活广场城市书房里的一幕。说话人是医院的一位护士,说话对象是24小时城市书房的志愿者董文美。

若不是做这份志愿者工作,董文美从来没有想到深夜的阅读大军竟也是那么可观,那么缤纷多彩,“我原以为晚上不会有人踏入图书馆,但事实远超想象。”

白天有白天的繁华,深夜有深夜的温柔。当深夜的城市书房灯光亮起,我们从值班者和来访者的口中,拼出了一幅深夜访客的全景画面。

考试大军是常客

与董文美打招呼的小护士,董文美从来没有问过名字,但来的次数多了,便也知道些底细。

“她是我们对面医院放射科的护士,最近有个考试,不上班的时候,就在这里复习备考,最近连续来了两个月了,有时候从早上7点一直待到深夜12点才走。”董文美说,小护士喜欢坐在二楼走廊边的位置上,旁边的书架上堆满了急救和护理的专业书籍。

董文美也曾好奇地问过:“这里可以借书,你为什么不要把书借回去看?”那位护士回答:“因为这里环境好。住的房子是两个人合租的,回家看书会分心,影响学习效率。”

环境是一个很诱人的场景氛围。碧江生活广场的这个城市书房,早已褪去了昔日街道图书馆的那种刻板模样,变身成为高颜值的文化休闲场所:排列有序的书架、舒适的沙发、宽大的书桌、时尚的高脚凳,兼具图书馆的功能,又多了家的温暖。

深夜书店也是如此。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是一家开到凌晨两点的深夜书店,在这里,你能明显感受到一些为深夜所特别安排的格局。比如,书和灯的交相辉映,一盏盏射灯恰好投射在书桌上形成温暖的光圈,看起来,像是可以缩短夜的漫长。

事实上,选择在闹中取静的杨浦区创智天地开店,大隐书局看中的就是这里的人流特色。“创智天地附近是沪上几所知名高校的聚集地,也是白领和创业者的夜生活汇聚地,有客观存在的独特环境。”大隐书局总经理何旋透露,这也是“一店一特色”的大隐书局决定尝试深夜书店的重要原因。事实证明,从深夜10点到凌晨两点光顾这里的人,大部分都是考生人群——许多莘莘学子将这里当成了自修教室。

“不同的时间段,有不同的人群。”做了大半年志愿者服务,董文美总结出了自己的心得:晚上8点到10点,做功课的学生族、饭后散步的中年人会填满图书馆;但到了10点之后,中老年人出没的痕迹变少,大部分是白领和通宵熬夜的考试族。一位20多岁的实习生,下班后喜欢来24小时城市书房看书,每天都要过了深夜12点才走。有一次,她对董女士说,深夜书房的灯半夜开得太亮了,浪费电,“以后如果我是最后一个走的读者,我就随手关掉几盏灯吧。”

在此后的深夜里,这个深夜书房总是有人会在出门前关掉几盏灯,但也会为后来者留几盏灯。

不归家有各自的理由

时针走向深夜10点,小伙子董方走进大隐书局,从书架上找了一本《局外人》,坐下来一页页翻看。他是路过这里的——早上从浦东到浦西来开会,晚上与朋友一起吃饭,晚饭后,朋友们去酒吧了,他想出来寻个地方坐坐,便误打误撞走进了书店。

晚上10点多,有员工端来一盘小点心,悄悄放在一隅。“这些都是免费的,饿了随便拿,自动茶水也有。”员工轻声提醒着仍在书店读书学习的夜访者。董方略有吃惊,不禁问了句,“免费的?那书店会不会亏本?”员工回了个笑容:“就是点小饼干,亏不到哪里去。”董方的心头立时变得暖融融的。

“之所以称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为深夜书房、城市书房,是希望这里成为家庭书房的延伸处,成为城市灵魂的栖息地,为莘莘学子、城市夜归人保留一盏心灵的明灯。”大隐书局创办人刘军这样形容“深夜书房”的内涵。

在深夜书房,不归家有各自的理由。28岁的史江华是住在闵行区碧江生活广场附近的一位安防工程师。自从去年四月24小时城市书房开张之后,他便成为了图书馆的常客。常来,是因为方便,“从我家到图书馆只有一个饭后散步的距离,十分方便,现在我晚上只要有空就会来坐坐,翻翻书,比家中更有阅读气氛。”史江华说。

“这里没有门槛,只要你愿意看书,书房就为你敞开怀抱。”董文美告诉记者。城市书房刚刚开张的时候,并没有设计亲子阅读区。后来,来的读者多了,许多人提出了开辟亲子阅读区的建议。于是,城市书房立刻在二楼专门辟出了一块亲子阅览室,购置了可随意堆放的懒人沙发,并添置了大量亲子阅读书籍。渐渐,这里成为书房里最热闹的地方,几乎每个晚上都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里读上几页书。周末的晚上,二楼亲子阅读区更是人满为患,经常要持续到深夜11点才慢慢散场。

每个人都是深夜书房的主人

闵行区目前有三个不打烊的城市书房,在这里值班的是一套自助系统,人们只需要刷身份证或者借书证就能进入书房并借还书籍。平时会有志愿者轮流值班,做一些打扫卫生、为图书分类、读书活动准备等工作。

硬件问题解决了,但软环境如何营造?在去年四月城市书房刚刚开张时,江川图书馆副馆长金蝉是有些担心的:图书馆的设施会被损坏吗?如果碰到极端恶劣天气会怎样?

恶劣天气真的出现了,但事情的发展却超乎她的想象。金蝉清晰地记得,去年夏天上海下了一场特大暴雨,到深夜依旧大雨倾盆,“我当时接到电话,说雨水来不及排,都倒灌到城市书房碧江馆里,十分担心。”但当她赶过去的时候却看到深夜里所有的读者都在一起帮忙堵水、往外舀水,并把书本都搬到安全的地方。

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几公里之外的凤凰馆。有一次,金蝉深夜接到电话,说凤凰馆里的空调漏水,而地上有插座,有巨大的安全隐患。但当她赶到图书馆,却发现漏水处的书籍都搬走了,有人用桌椅围住了隐患处,还写了贴士。金蝉至今不知道,那个好心的读者是谁。

金蝉被儿子吐槽有“两个娃”——白天忙着街道图书馆的工作,晚上和其他同事轮流照顾“24小时书房”。有时候碰到刮风下雨,金蝉放心不下,晚上10点多还要让老公开车送她去书房看看。

环境会塑造人,当一个美好的阅读空间使人产生家的感觉,每一个人都会有想要保护它的意愿。陆晓燕是附近的居民,前段时间一直琢磨着为图书馆换上节能灯,因为24小时开放的书房耗电太厉害;史江华的职业是安防工程师,有一次大风把门禁弄坏了,他主动连夜修理,如今的门禁2.0版本甚至还优于原始设计……

“深夜书房是一个城市居民身边温暖的文化符号,而来这里的人们,本身就是一道文化风景。”金蝉说。



图1



图2



图3



图4



图5

图1: 24小时的城市书房成为了暗夜里明亮的一颗“星”。

图2: 营业到半夜的大隐书局,已成五角场创智天地的新地标。

摄影 本报记者叶辰亮 图3: 寒冷的冬夜,温馨的书房让都市人放慢脚步。

图4: 闵行城市书房二楼设有独立的休闲空间,半夜里,在里面可以轻松地躺着,甚至还能做瑜伽。

图5: 读者只需身份证或读者证就可以进行24小时自助书籍借阅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,均本报记者袁婧摄